



回忆那个年代——程丛林访谈

Memories of that Era - Interview with Cheng Conglin

本刊编辑部（以下简称“本刊”）：就当下的中国现当代艺术而言，四川美术学院的七七、七八级不光是四川美术学院的骄傲，也是中国美术史上辉煌的一页。回顾曾经，你们那个时候怎么会有那么多理想主义的东西？这样的理想主义情怀是由某个个案决定的，还是由当时的整个氛围决定的？能不能先从您个人的角度来谈一谈？

程丛林（以下简称“程”）：其实对于我们当时为什么怀有如此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是很难说清楚的。就从我个人自己的角度来讲，因为我正好处在这样一个氛围当中：当时我们那一届同学都有自己的想法，不断学习与思考，正是这样，当时我们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搞创作，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理想。

本刊：那能不能从你的作品谈一谈，当时所有的作品都受到俄罗斯绘画的影响，苏里科夫的构图曾经对你的创作造成什么样的启发？

程：因为我没有做过这种大型的创作。而且能接触到的资料也只有苏联的，非常有限，西欧的基本上没有机会看到。能够看到俄罗斯的，觉得里面有点营养，就直接吸收、借鉴。我比较偏爱苏里科夫。除苏里科夫外，苏派艺术家还有列宾和谢洛夫，那个时期感兴趣的主要就这几位。

本刊：你们最开始接触到的当代艺术家有哪些？例如西方的毕加索，印象派的画家等，当时学校买回来一本西方的画册，被视若珍宝，放在图书馆的玻璃柜台内，一天翻一页？

程：那个时候营养太差了，但是吸收好，一点东西都能把它消化掉，现在东西多了，但是有点儿消化不了。

本刊：现在想请您谈谈《1968年某月某日·雪》这件作品。这幅作品那张画里的很多人都是您周围的同学。

【附：1979年，我二十四岁，一个拿来主义者，用别人现存的语汇讲述着自己对生活的感受。这年，画了《1968年某月某日·雪》。——摘自程丛林《我和我的两张画》】

程：是的，其中就有华堤、陈安健、高小华、张晓刚等。

本刊：你当时已经开始以周围的人为素材进行创作了。现在美术老师解读美术作品的时候，都会说起“伤痕美术”，以及你们那个时候的迷茫等等。从你自己的经历来看，你对自己那个时期的作品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或者说那个时候你们已经开始有意识的去创作？

程：其实对于我大学时期的作品，我觉得每个时代的年轻人肯定有一些

事情使他的荷尔蒙得到引发，而文革武斗和恢复高考这个事情，其实是那个时候年轻人生命的赞歌。可以说，这种事情是当时最能够把年轻人激发起来的事情！事件本身的正确与错误先不说，也许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正确的，但是这种正确和正确摆在一起相冲突实际上也是一种必然，今天看来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那个时候生命的激情最吸引年轻人！

本刊：很多人说那个时候你们画画时会有意识的对应当时的文艺政策，或者考虑当时全国美展的文艺倾向，你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种思考在里面呢？

程：那个时候没有考虑那么多，画画的时候你是怀着那种真挚心思和本能的冲动去画的，当时的政治方向是不明朗的，自己也不知道因为这个画会不会把你放到监狱里去。

本刊：（你的画）画出来之后立马就得到了肯定了么？

程：最起码是做好了不给奖赏的准备。但结果却让我们都很意外——全国获奖了。好几个评委跟我说是全票，我是唯一的全票。但是，因为题材是文化大革命，涉及到敏感问题，所以只能给我二等奖。因为一等奖害怕引起大面积的负面影响，使得将思想快速引导到另外方向去了。当时的政策是不要过多的深究文革方面的问题。

本刊：程老师能不能谈一谈你对每个人物的设定？你画的都是身边的人，抛开伤痕文学这些后面的东西，你觉得当时作为青春的感官哪种人物有哪种设定，你当时有没有一种思考在里面？

程：没有过多的思考，基本上凭直觉。例如画面上就是我经常看到的场景，因为我家就住在

中学隔壁，那里经常有武斗。街对面就是医院。所以受伤的、死亡的年轻人我看的比较多。等画这个画的时候我已经是23、24岁了，很多这种回忆。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使我觉得这样组织画面对画的感觉非常好。场景都是看到的那些。稍微组织一下就能重现当时的情境了，所以我就一边回忆一边作画。

本刊：据说当时你和高小华老师在创作之前还到其他院校走访过，有这回事么？

程：这个不是专门为这幅画。我们那个时候都喜欢到处走走，到处去学习。沿着长江下去，直到上海。

本刊：那是哪一年？是在创作之前么？

程：做草图大概是1978年的5月份之前，6月沿江去了上海。很快暑假到了，我就回到了成都。回到成都后就借了一间教室把这幅画给画了。

本刊：这一次走访有没有对你的（那个阶段）创作带来影响？

程：没什么影响。当时走访的陈逸飞、陈丹青等著名画家，就觉得他们画的很好，我画的好差。

本刊：那个时候相比较之下你觉得川美的氛围是不是很好？

程：那个时候没有对比其他学校是怎么样，不了解。但是觉得川美七七、七八级这些同学都在搞创作，它是一种风气，都在做，个人有个人的思考。

本刊：那个时候你在成都创作。后来很多老师都回忆说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在旁创作，等到画作拿出来后吓别人一跳。你当时是不是那个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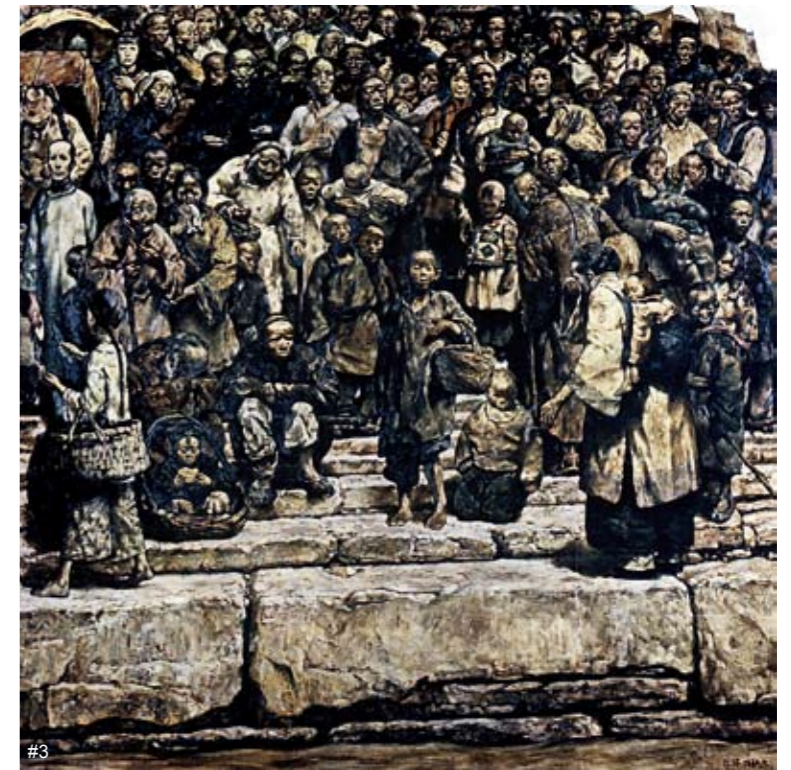
程：没有！当时画稿子就在学校画的。很多都是他们给我做的动作、写生和拍照。你想创作什么，大家都知道。学校没有个人的创作场地，所以假期回到成都画的。当然，一个人画比较安静。创作时，我不喜欢被打扰。

本刊：他们已经知道你要创作了？

程：知道，这些都是他们给我摆的动作。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可以发信息，全美院也没有一台电视啊！我们要是想看欧洲杯足球比赛，要走很远，到杨家坪去找电视看。你想，那个时候不可能很快知道消息的。再加上在这个画画出来之前我们和艺术界没有联系。

本刊：这些都是自己创作？就没有跟比如说《美术》杂志或者美协有联系？

程：没有。这些都是后来参加全国美展结果出来以后，美协开始关注四川美院的这批年轻人。之前有一个同学高小华，他家在北京。他经常在家听到一些关于文革的思考。回来给



同学讲。你们很难理解当时他看了一场新的电影后都给大家讲的情景。当时资源是极度的乏。那个时候隐隐约约能从小华那里听到一些北京的资讯。

本刊：你画这件作品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对文革的反思？其实也没有，是不是？

程：这倒是想到了。对文革的反思肯定想到了。当时川美的老一辈先生是有一种看法：文革过50年才能画。我可不以为然。

本刊：那你当时怎么敢单独创作？就不怕刷下来或者遭到打击？

程：这就是荷尔蒙的作用。他们搞武斗是荷尔蒙作怪，我画武斗大约也是荷尔蒙抛弧线正往上升，那个时期做了很多冲动的东西，《1968年某月某日·雪》和《1978年夏夜》只是其中两件而已。

本刊：你的《1968年某月某日·雪》这幅作品前后花了很长时间？

程：没有！我只花了27天。从开始上布作画一共用了27天，但是从开始收集素材，花的时间就比较长，我已记不得有多久了，没有算过，估计有几个月。从开始画我借了个中学教室。中学假期只有31天，放了假以后，我就把教室借过来，把桌子抬到边上，提前几天给人家打扫了教室，前后27天，我记得很清楚。

本刊：画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原型么？

程：不完全，有些是。画面中的原型有张晓刚，罗中立，高小华，叶永青以及很多同学。除此以外，女主角之一是过去我在农村带队时一起工作的一个带队干部。

本刊：那你为什么把自己塑造成捡子弹壳的人？是因为你小时候有过这种经历么？

程：我在文革中搞武斗那阵就到处捡子弹壳。一听到哪儿有枪声就往哪

#1 1981年 程丛林（左）、张晓刚（右）于四川美院

#2 同学组画系列 布面油画 1981年 程丛林

#3 码头的台阶 布面油画 1984年 程丛林



#1



#2



#3



#4



#5

儿钻。那时小孩都这样，大人担心也没用。

本刊：那个时候资讯很乏，而你们对知识的渴望很强烈。有没有什么东西对你们后来影响很大？

程：我们在大学当学生那个阶段。三年级以后就不一样了，三年级以后目标基本上就比较明确了：我要走出去学习，我要到中央美院或者到西方去学习。但是一到三年级，就在这期间我所读过一些文学对我影响比较大，其中之一就是海尔曼·黑塞，德国作家，一直到现在我还很喜欢他。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平民化，他的作品比较沉重。

本刊：我觉得不是个人的原因吧？是不是你们那个年代的都有一种莫名的使命感？沉重好像是与生俱来的。

程：不一定，也有轻松的。包括当年张晓刚、叶永青的画，他们都画田园牧歌似的作品。

本刊：我们都觉得那个时代大家都注重重大题材？

程：没有。

本刊：后来你为什么有想走出去的愿望？

程：想提高自己，想去看原作。就是想去看油画是怎么画的。

本刊：经过三十年，你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时候的经历，你觉得那段时光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整个人生有什么样的帮助？

程：我们的运气好，进了美术学院，不幸中的万幸，还有好多人都没有这个机会。

本刊：那你如何看待川美七七、七八级？它是一代人的成功而不是个人的成功？

程：从美术角度来讲文革期间有很多人喜欢画画甚至是油画，很多人不晓得以后能通过考试上大学，但是确实喜欢画画。然后一考试就都进来了。实际上他们是很多年积存下来的绘画爱好者，没有任何功利和目的的，所以这帮人进来以后感觉特别幸福。那个时候真的有这种幸福感，可以画画了，绝对不是为了拿文凭找工作。只有极个别的人对画画兴趣不是那么浓，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幸福感。《1978年夏夜》中人物的原型基本上都是美院同学。

本刊：能不能描述一下那时候的学习状态？

程：学习状态就像这幅画。

本刊：你这幅画好像曾经被刷下来一次，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

程：知道。就是他们觉得这幅画里的人都很病态。觉得脸色不好，构图中没有中心人物。现在回过头看，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非常非常的超前，知道表现“当下”了。

本刊：你当时都认得栗宪庭老师吗？

程：当时我画这幅画之前就认得了。

本刊：当时你们之间就什么问题展开交流？

程：交流不多。有面对面的对话，但是很少。他觉得四川年轻人他比较喜欢。在中国的批评家中，我最喜欢两个人。一个栗宪庭，一个刘纯。栗宪庭是典型的敏感，他看好的东西是没有办法马上拿出一个证据来论证的。但是，往往事后证明，他前面讲的东西是对的，总是典型的不按照传统学术方式的批评家；而刘先生说任何一句话都是有支撑有论据，有说服力。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人。刘纯先生是好多年以后我才认识他的。

本刊：当时栗宪庭到了四川美术学院，他当时是作为《美术》杂志编辑的身份么？

程：对。

本刊：他到了之后对整个四川美术学院七七、七八届起到了很重要推动作用。你们现在返过来看是不是这回事？

程：当然是。当时中国《美术》杂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种生态，杂志在揣摩一些人们内心关注的东西。具体揣摩什么东西，编辑有他的眼光。而这个东西四川美术学院有，这就与生态有一种联系了。

本刊：那你不能谈一下那个时候你们得到的艺术资讯主要从哪些地方来？

程：《美术》杂志照顾面很宽，而且是官方主流杂志。它的主要作用是引导，从《美术》杂志中得到的艺术资讯不多。很多（资讯）还是同学之间的通信，就是同学之间的交流。总的来讲，当时对于资讯的获得艺术类的杂志就是主流杂志。那个时候有《江苏画刊》等杂志。

本刊：那个时候程老师和高老师有一次去上海看瑞典的油画展，这是在创作这件作品的前后时候吗？

程：在创作这件作品之前。因为那个时候稿子已经有了，素材也收集了，然后就想到上海看

看，然后再返回成都去画画。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放假。

本刊：那个时候有没有受到画展上的一些人的影响？

程：没有。我当时肯定弄错了，没有瑞典画展的这个事情。

本刊：这次作品的构图有点像苏里科夫的作品《近卫军临刑的早晨》，你在画的时候有没有看过那些作品？

[附：为什么一定要在画幅中安设一个或几个中心人物，以他们为打开全面的钥匙呢？前面已经说过，从眼前的事物身上获取印象，并真实地传达这种印象。这就是本人的法则。看看我们的时代吧，一切都开始觉醒。这一特征明显地区别于《1968年某月某日·雪》中的时代。那年头，社会的各个角落里，布满了各种各样的“中心人物”，那是一个充满了崇拜，然而也充满了分裂的时代。到了今天，那种英雄人物叱咤风云，指挥一切的现象消失了，人们眉宇间流露出既不愿听谎言，也不屑说空话，每一个健全的人都在独立思考，探求人生的道路。他们的思考与探索汇合起来，就构成了我们这一代青年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思考和探索，构成了一首宏大的热烈的民族精神的交响诗。在这首交响诗中，每一个音符都占着同样重要的位置。——摘自程丛林《由〈1978年夏夜〉所想到的》]

程：画的时候肯定也有受到彼得大帝那种怨恨的启发的。

本刊：这个是不是很正常？当时由于你对外面资讯的渴望，当时很多的创作是不是都会借鉴？比如说生活中的元素？

程：那个时候肯定就只有这个来源了。高小华喜欢科尔热科夫的，我喜欢苏里科夫的作品。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画家和作品。

本刊：那不是你的第一张大型的作品，但是不是第一张创作的大型作品？

程：正式的创作可能算第一次。

本刊：那第一次创作都得到了那样大的成功，会不会觉得这是对后面的创作是一种阻碍呢？

程：你觉得我受到阻碍没有？！比如后来我

画的《1978年夏夜》，你能不能找到一个相同的东西？

本刊：那幅画有没有什么故事在里面？比如说对那些人物众多的大场景的借鉴？

程：没有。面对于这种人物众多的场景，我往往会荷尔蒙比较冲动。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挑战。

本刊：你当时是和那几个住一个寝室？

程：四个人一个寝室，有华堤、陈安健、周鸣祥。

本刊：寝室里交流多不多？

程：都要交流，也不是刻意交流。因为天天都在一起。

本刊：程老师虽然说画的是一个很大结构的大画面，但是每一个画面里的人物都有他自己的个体性。和现在有些学生只描写个人的那种区别你觉得是什么？

程：没有做过对比。

本刊：这两幅画没有隔多久，但是又差别极大，是怎么转变的？

程：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呀。一个是回忆，一个是现状。

本刊：那个时候你喜欢看什么哲学方面的书？也是黑格尔么？

程：我看哲学时间比较早。到上川美的时候根本就没时间看。上大学时候都23岁了，我看哲学比较集中是从16岁开始的，看到21岁。

本刊：那种哲学对你后面创作影响大不大？

程：应该有。哲学、逻辑学我都很有兴趣。形式逻辑一直看到亚里士多德，后来想问题时发现这个工具可以用。

本刊：整个七七、七八级是不是普遍都对哲学逻辑学感兴趣？

程：我不清楚人家。到了美院以后整个心思都在画画上面，也没有更多时间来读书。

本刊：你当时在班上是不是一直是有优越感的学生？

程：没有。人家有没有我不清楚。但我很少有那个优越感。

本刊：画的很好的有没？才华横溢的？

程：那个时候那张画完了画这张画，没有时间去琢磨其它的。

[附：继《1968年某月某日·雪》的创作之后，有一群普普通通的有病的生命在我内心视觉中频繁出现了。仿佛，他们总是在这样对我说：“记下吧，将我们有病的面容与健康的心灵。”——摘自程丛林《由〈1978年夏夜〉所想到的》]